

## 外公的背影

看着他逐漸消失的身影，我感到十分內疚。時光飛逝，那些模糊而厚重的東西，逐漸清晰起來，在時光車輪前進的「吱呀」聲中，難忘的場景如刀般深深地刻在我的腦中，走多遠都不會忘記。

過年的時候我隨母親去探望患病中的外公，這是我中學畢業後第一次看見他。推開病房的門，一股嗆鼻的藥水味向我撲面而來。「我的乖孫，很久沒見啊，過來讓外公好好看看！」外公臉色蒼白，但仍朝我揮揮手說道。兩爺孫還沒談多久，外公就要被護士推出去做化療。我看着他坐在輪椅上向外逐漸消失的背影，心中一陣內疚感向我襲來，往事如潮水般在我心中起起落落。

小的時候，外公每天送我到幼兒園，路上有一條長長的小巷，那條小巷彷彿沒有盡頭，我常常慶幸到達我的幼兒園幸好要拐彎，不然不知道走到何年何月去，儘管這樣，那條小巷上卻仍是很熱鬧。清晨的時候巷裡滿溢着烤栗子的味道，那時我總是向外公撒嬌，叫他買給我吃，「貪吃的小丫頭，你等着，外公給你買回來，乖乖站好哦！」外公點點我的鼻頭，總是這樣說，他還教會我一個絕世妙招，站着時目光緊緊追隨着他的背影，這樣就不會迷路了，那時他的背影還在我的視線範圍內。

到了上小學的時候，我漸漸不願外公每天接送我上學、放學，因班裏的同學已能隻身上學去，我害怕被同學嘲笑。於是有天，走在外公送我上學的小巷時，對，仍是那條小巷，「外公你走吧！我想獨自上學去，你以後不要再送我了。」「這怎樣行？你還小，我怕你有危險啊乖孫！」我倔強地佇立着，外公終是妥協下來，還有緊接的千嚀萬囑。我撅撅嘴，讓他別煩，跟他說再見，推着他轉身去，叫他快回家，我看着他逐漸消失的背影。

轉眼已初中，初中的我叛逆得很，常常與同學玩得夜不歸宿。有次他們沒找到落腳點，便提議去我家，我不好拒絕，便答允了。轉開手中的鎖匙，看到外公正在客廳替我收拾日用品，我連忙讓他收起來，他的目光卻在我背後的「好友」們，我跟他說我們在家中溫習，讓他先出去避避，免得打擾我們。又是這樣，我推他到門口，看着他邁着沉重的腳步，雙腿似是灌了鉛，似乎和以往的身影交疊起來，逐漸消失。頓時，一陣陣內疚感向我鋪天蓋地襲來。

外公本來住在約五十平米的房裡，那是位於一棟法式小洋房的一樓，那裡曾住了四個人，包括我和母親，現在卻顯得冷清。院子裡有三棟房子，門前種着兩

棵高大卻不怎麼堅挺的梧桐樹，外公常說若是由他來料理，可不會長成這樣。他喜歡種些花草，在屋後的矮牆上擺滿了花盆，我只記得一串紅、雞冠花和文竹。別的花名懶得記，因為太多了，我只是常常坐在那裡看他忙前忙後，汗流浹背的背影。後來我回去的時候去後面轉了一圈，空空如也。母親說房管所來修繕過房子，把不必要的清理掉。我望着灰白色的水泥牆，幻想它曾有過的五彩與斑斕，陽光照射下來，我好像看到了一望無際的蒹葭，霧雪般的白色，水草般的柔軟，似乎還看到了外公的背影，不再是堅實有力的，而是光芒褪去，逐漸消失的，我的內疚似乎終不散去。

小時候的我總想快點長大，卻不想一轉眼我已邁過人生一個又一個用書本堆砌的門檻，與此同時，我的外公也在踏過一個又一個名為病魔的障礙。外公腎臟衰竭，他的生命只能依靠那些瓶瓶罐罐和塑膠軟管來維持，他每天都要做透析，對他來說好像是家常便飯。「丫頭，想什麼呢？」一聲虛弱的呼喚把我拉回現實來。我不禁牽起外公的手，牽起他那飽經滄桑、指尖發白的手，「外公，對不起。以後不要再把背影留給我，好不好？」我的淚水忍不住向外冒，如溪流般流淌着。外公沒說話，摸了摸我那烏黑密集的頭髮，不同於他的，花白稀疏，他似乎不敢給我承諾。

但在那天，看着他混濁而慈愛的眼睛，不再是他逐漸在我眼前消失的身影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外公對我的愛是永不退卻的潮水。倘若我是跋涉千里的夜行者，外公必是那重重夜幕中一盞溫柔的燈光，遠遠的照着我，輕喚我遲疑的腳步。時間就像鋒利的刀刃，把黑夜劃出一道道淺白色的口子，外公的背影，常常把我絞得心疼。

*評語：人物描寫生動傳神，情感表達率真，內容亦發人深思。*